

新昌 呂安世原輯
紹興 蔡東帆增訂

二冊

中華全史通俗演義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中華全史通俗演義卷二

新昌 呂撫 安世 原輯

紹興 蔡成 東帆 增訂

第九回

簡王後至靈王時生孔聖

詩曰 孔子孔子太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後未有孔子。孔子孔子太哉孔子。

却說孔子名丘字仲尼。魯人。今為山東曲阜縣。宋微子啓弟微子衍之後也。衍號微仲。五傳至弗父何。避國於其弟厲公。世為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焉。宋華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遂攻殺孔父而娶其妻。嘉生金父。金父生暉夷。暉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亂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紇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爾大夫雖父祖為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令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貧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求子。禱於尼丘之山。徵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覺而有孕。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庚子。夏正八月二十七日。生孔子於魯昌平鄉。先是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房中。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生

聖子。孔子生有異相。牛脣虎掌。鴛肩龜脊。海口輔侯。頂門狀如反宇。中低而四傍反高。胸有文曰。制
作定世符。父紇曰。此兒秉尼山之靈。因名曰丘。孔子生三歲。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六歲為兒
嬉。嘗陳俎豆。設禮容。十七歲。魯大夫孟僖子病且死。戒其嗣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十九
歲。娶宋元官氏。二十歲。為魯委吏。料量平。二十一歲。為乘田。養蓄蓄息。是歲子鯉生。其生也。魯君適
以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因名曰鯉。字伯魚。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顏閔之徒。皆受學焉。二十四
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二十七歲。郊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郊子而學禮。既而告人曰。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信哉。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聘孔子。孔子遂適
齊。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於
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景公曰。聖人之言。信有
徵矣。三十二歲。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
未行。先賜邑。其不知某亦甚矣。三十四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學焉。敬叔言於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老聃而學禮焉。
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俱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凡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弘遠而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私己。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子曰。敬受教。

又訪樂于長弘。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其所以安。而忽其所以危。是猶卻走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焮焮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雖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夫子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三十五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王之政。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高崇。輿馬奢侈。而勿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大悅。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孔子遂行。返於魯。四十二歲。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邱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魃罔。水之怪。龍罔。象。

土之怪。殯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會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吳使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吳使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在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之數之極也。使曰。善哉。聖人。四十四歲在魯。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益眾。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為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曰。嗚呼。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損之又損。所謂道也。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偽。市不二價。為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公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一歲。為魯司寇。攝行相事。理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太過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身。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

不除也。五十二歲。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將以乘車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定公曰。諾。會齊侯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吟旄羽旆。矛戟劍櫓。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感諸侯者。非當誅。請命有司。齊人莫應。孔子曰。齊魯一也。魯左右司馬何在。魯左右司馬加以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乃返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四歲。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裸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郈。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郈。齊人必至北門。且我孟氏之保障。無郈。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郈。弗克。五十五歲。孔子相魯。魯大治。齊人聞而懼。用犁鉏謀。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肉于大夫。孔子遂行。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靈公使以兵仗衛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與陽貨入匡。彼缺

處被攻之所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曾暴于匡，孔子貌似陽虎，遂拘孔子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乃使從者求解於衛臣甯武子。」匡人曰：「吾以為陽虎，故圍之。今非也，釋之去。」過蒲，時子路治蒲，孔子善其政。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衛靈公夫人南子甚有美色，舊通於宋朝。宋朝者，男子中之美色者也。既通於靈公之母襄姜，復通於靈公夫人南子。宋朝懼，遂作亂，奔晉。自晉歸宋，南子思之不置。靈公復為南子召宋朝，男女並寵焉。南子雖有淫行，而復賢慧，嘗與靈公夜坐，聞車聲辘轳，至闕而止。過闕復鳴。南子曰：「此必蘧伯玉也。」靈公曰：「何以知之？」南子曰：「君子不為昭昭飾節，不為冥冥墮行。吾聞之，蘧伯玉，君子也，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伯玉也。孔子主伯玉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入見之。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答拜。環珮之聲琤然，隔簾相見而出。居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適曹。又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微服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郭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狀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賢而勇，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吾與夫子再罹難，甯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

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晉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與公叔氏同叛者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晉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二人見殺，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二人皆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時，用此二人，而後從政，君子惡傷其類，故余云然。」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飛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六十歲在陳，夏魯桓僖之廟災，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僖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謂其嗣康子曰：「我死，汝必相魯，必召孔子。」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矣。」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之歎。歸與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既而反乎蔡，有問津諸章。六十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兵圍孔子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遭圍，講誦絃歌不衰，使子貢至楚，楚昭

王與師來迎。然後得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適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驗之果然。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沮之。昭王乃止。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六十四歲在衛。先時衛靈公夫人南子。淫於宋朝。靈公之太子蒯瞶。獻地於齊。過宋野。宋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粢。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朝少君。我願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及靈公薨。蒯瞶之子輒立。蒯瞶欲入。輒興兵拒之。諸侯數以為讓。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故子路仕於衛。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為季氏將。與齊師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康子遂以幣迎孔子。孔子至魯。哀公館焉。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晚而喜讀易。韋編三絕。修禮記。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傷其左足。見其膚而角。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為求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袍。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因魯史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自平至敬十四

王凡二百四十二年而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文學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顏回閔損冉耕冉雍端木賜宰予仲由冉求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華原憲公冶長南宮适公哲哀顏高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孺顏辛伯虔公孫龍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臧公祖蒯廉潔罕父黑公西箴壤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常鄭邦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顏會顏無繇公夏首申枨鄒單榮旂懸成燕伋原亢邾莒施之常秦非句并疆步叔乘七十二歲子路死於衛。初衛孔文子圉之妻伯姬蒯躋之娣也。素通於家人。渾良夫困卒。子悝執政。蒯躋因渾良夫求入。伯姬初。孔悝立蒯躋。輒出奔魯。仲由入石乞孟賁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悝立蒯躋。孔子在魯聞衛之亂。嘆曰。桀也來由也。其死矣。七十三歲。壬戌四月己丑。夏正二月十八日。孔子卒。先時七日。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余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此殷禮也。某般人也。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禮失則昏。名失則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五月。葬魯城北泗水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魯人從塚而家者百餘。因

名曰孔里。孔子之弟子顏回最賢。先孔子卒。其傳道有曾子。曾子名參。字子輿。父點。學於孔子之門。曾參年十六。孔子在楚。命參之楚。受學焉。參性至孝。嘗出新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有客至。搯臂以呼汝。參母死。後母過參。無禮。而供養不衰。嘗芸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參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故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之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在。是故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也。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游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涕泣者。非以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子以大學聖經一章教弟子。弟子記其意為十傳。為千古儒學之宗。其弟子孔伋。字子思。子鯉之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子。而受業于曾子。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而怒。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拘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厄於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古云。子伋窮居于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學庸皆子思作。甚為近理。初。伯魚卒。其妻轉嫁于衛之庶氏。其後死于庶氏之家。訃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于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見

禮記。子思之弟子孟子。名軻。字子輿。魯孟孫之後。鄒人也。父激。字公宜。娶仇氏。夢神人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呂荅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近市。嬉戲為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紡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問其故。母曰。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皆由積累而成。亦猶織之待績而成也。若廢學無成。與斷機何異。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受業于子思。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宣王以為客卿。當是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善戰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道。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不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孟子之學。尊孔子。而闢楊墨。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故楊墨之害。亦自是滅息。此孟子不世之功也。或曰。佛老之教。甚于楊墨。不知孟之時。雖未知有佛。而老子生于孔子之前。其害流傳已久。何孟子初無一語闢之也。今之人。以儒釋道為三教。欲知佛老之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李老子釋迦氏說法談經

詩曰。圖利貪名滿世間。不知破衲道人閒。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

富貴百年難保守。輪迴六道易循環。勸君早覓修行路。一失人身萬劫難。

却說佛老二教與儒家不同。儒家尚誠實。佛老二教尚玄虛。故佛老二教好託神異之說以自夸。相傳自洪荒以來。已有男仙東王公。姓木。名倪。字君明。女仙西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姪。男子得道者。名隸東王公。女子得道者。名隸西王母。周時仙已八萬餘人。夫仙家之實三。曰精神。神氣。其入門之訣三。曰煉精。養神。運氣。運氣之法。叩齒接摩。以鼻吸東南方生氣。週身轉運。人亦多能為之。但恐或助或忘。為之久而有作輟耳。若煉精。人多惑于釋氏之戒。疑而不信。以為真仙宜從苦修得。不知生子繼嗣。豈從苦中得乎。且物採人精。尚能神通。況於人乎。夫男女媾精。大易垂焉。採補不過拾女子之餘精以自益。又婦人身中恒結有金丹。譬如草上露時熱故取之。則壽而仙。其法並無損於女。若有損者。即屬傍門外道。天誅之所必及者也。至於養神。乃修天仙正路。無上至真之道。最上一乘之法。不特道家用此而飛昇。即佛家亦由此而得度。蓋佛氏之教多端。縱苦行勸修。俱屬皮毛影響。其有得道者。修法與仙家同。佛家明心見性。即仙家養神法。又鬼得求而成仙。太陰煉形術。大抵少婦為多。三教俱本于易。道教則兼先後天。其言幻。言尸解飛昇。以煉精養神運氣為丹頭。難學而易成。成則為仙。釋教本乎先天。其言寂。言前生來世。以明心見性為覺悟。易學而難成。成則為佛。為菩薩。儒教本乎後天。其言庸。言倫常修齊治平。極其至為聖為賢。所以經世有太忠。太孝。太貞。及有功德于民者。則為神。儒教前回已經表過。佛教回未便見。今先將道教序明。孔子云。竊比於我老彭。彭祖姓錢。

名銓。帝顓頊之孫。陵終氏之仲子。陵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右脇而出六人。其三曰老彭。封于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至殷之末年。七百餘歲。而有少容。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善於補導之術。御女多多益辦。周穆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王使采女乘輜輶。往問以道。彭祖與采女交。悉授以諸般秘法。采女歸。轉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往。彭祖以善御女致壽。嘗喪四十九妻。生五十四子。而婢妾不與焉。所著有房中秘術一百八十六卷。彭祖尚未仙去。天又續生老子。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又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者。即太上老君也。於商陽甲時。分神化氣。始寄胎於元妙王女理氏腹中。理氏食孕而孕。八十一年。暨武丁庚辰二十四祀二月十五日卯時。降生於楚之苦縣瀕鄉曲仁里。從母左腋而生於李樹下。指樹曰。此吾姓也。生時白首。面黃白色。額有參牛達理。日月角懸。長耳短目。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美鬚廣額。疎齒方口。姓李名耳。字伯陽。號老聃。周文王為西伯。召為守藏史。武王時。為柱下史。成王時。遊西極大秦竺乾等國。號古先生。化導其國。後流為佛。康王時。還歸於周。復為柱下史。昭王時。復欲開化西域。駕青牛車過函谷關。關令尹喜知之。求得其道。與尹喜同度流沙。穆王時。復還中國。敬王十七年。孔子問禮於老聃。烈王時。過秦。秦獻公問以麻數。秦時。降峽河之濱。授道安期生。漢文帝時。降。文帝遣使問之。老子曰。道德尊貴。非可遙問。帝即命駕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城。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屈。何乃高乎。朕足使富貴貧賤人。老子乃拊掌坐躍。冉冉。

在虛空中。如雲之昇。去地百餘丈。良久俛而答曰。今上不至天。中不類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之富貴貧賤乎。帝下輦。稽首禮謝。授帝以道德二經。漢桓帝時。降天台。授葛孝先上清靈寶大洞諸經。唐高祖時。降羊角山。語吉善行。唐公受命符。元宗天寶初。降丹鳳門。帝親享於興慶宮。宋政和二年。降華陽洞天。授梁先生加句。天童護命經。蓋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普度天人。不可具述。老子於漢順帝時。傳道法於張道陵。張道陵字輔漢。子房八世孫。身長九尺二寸。龍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三角。伏犀貫頂。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髭髯。龍蹲虎步。豐下銳上。望之儼然。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天目山。初母氏夢大人。自北斗魁星中。降至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蘅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日。黃雲籠室。紫氣盈庭。室中光氣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浹旬方散。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洛圖緯之書。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無何。隱北邙山。有白虎呌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封冀縣侯。三詔不就。入蜀。愛蜀中溪嶺深秀。遂隱於鶴鳴山。山有石鶴。每鳴。則有得道者。道陵居此。苦節學道。嘗氣養神。鶴乃鳴。弟子有王長者。相與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青龍白虎繞護丹鼎。三年丹成。真人年六十餘。紺之若三十許人行。及奔馬。與王長入北嵩山。遇繡衣使者告曰。中峯石室。藏上三皇內文。黃帝九鼎。太清丹經。得而修之。乃昇天也。於是真人齋戒七日。入石室。足所履處。雖然有聲。即掘其地取之。果得丹書。精思修煉。能飛行遙聽。得飛形散影之妙。每泛舟池中。誦經堂。

上隱几對客。杖藜行吟。一時並赴。人莫測其靈異。西域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鄉殺人祭之。真人召其神戒之。遂滅。又梓州有大蛇。鳴則山石振動。時吐毒霧。行人中毒輒死。真人以法禁之。不復為害。順帝壬午歲。正月十五夜。真人在鶴鳴山。聞鸞佩珊珊。天樂隱隱。香花覆地。紫雲滿空。瞪目東瞻。見紫雲中。素車一乘。駕五白龍。車傍旌旗儀衛甚盛。車中一神人。儀容若冰。玉手執五明寶扇。項負八景圓光。身長丈六。神光照人。不可正視。車前一人。敕真人曰。子勿驚怖。吾即太上老君也。真人禮拜。老子授真人三洞經籙。雌雄二劍。都功印一枚。冠衣方裙朱履各一副。且曰。與子千日為期。後會閼苑。真人乃叩頭領訖。日味秘文。按法遵修。千日。內顧五臟。外集三萬六千神。又感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氣。攝伏精邪。隱遁出沒。皆得自然。乃還陽平山。以飛仙輕舉之法。付嗣師。仍還鶴鳴山。上帝遣使者持玉冊。受道陵以正一真人之號。諭以行當飛昇。真人乃以盟威都功等諸品。秘籙斬邪二劍。玉冊玉印。以授其長子衡戒之曰。此文總統三五步罡。正一之樞要。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子孫。紹吾之位。非吾家子孫不傳。謂弟子王長趙昇曰。尚有餘丹。二子可分。餌之。今日當隨吾上昇矣。亭午。羣仙儀從畢至。玉女二人。引真人夫人雍氏。昇登黑龍紫輿。天樂擁導。於雲臺峯。白日昇天。時真人年一百二十三歲。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居於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之龍虎山。道陵之後。至唐時。又有呂洞賓。洞賓名巖。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母就蓍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帳中。不見。

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丰。鶴頂龜背。虎體龍腮。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修頸露。額潤身圓。鼻梁聳直。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點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遊廬山。遇大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一道士。青巾白袍。相與吟詩。談論甚洽。道士曰。吾雲房先生也。居終南鶴嶺。子能從吾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憩肆中。雲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林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曾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興浩歎。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尚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息耳。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之法。雲房凡十試洞賓。洞賓不為動。雲房授以黃白之術。洞賓曰。所作金銀有變乎。雲房曰。三千年後。復還本質耳。洞賓曰。誤三千年後人。吾不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功行。即此在矣。悉傳以上真秘訣。洞賓既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除蛟害。隱顯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間。時時濟度人。其餘諸仙頗多。不能盡述。又中國川陝雲南之西曰西藏。西藏之西曰西域。西域大秦天竺等國。光祿暴虐。創為剗燒春磨等刑。老子憫其人類將盡。因至其地。用手一指。其剗燒春磨等具。或斷或折。俱無所施。因教國王以仁慈。遂開化於西域。號古先生。其後大茅茅王。老而無子。傳